

像树一样扎根

■朱安龙

家风

置身塞罕坝的茫茫林海中,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寸草不生的荒漠。20世纪60年代初,来自全国各地的369名年轻人,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建设者。一代代林场建设者艰苦奋斗,最终创造了荒漠变绿洲的奇迹。

—

“父亲总教导我们,塞罕坝人的使命就是种树,看着亲手栽下的树苗长成大树,心里会特别有幸福感。”出生于1959年的梁玉宗,是林场第二代建设者。他的父亲梁臣是林场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位抗美援朝老兵。

那年,18岁的梁臣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成为一名汽车兵。在战场上,梁臣和战友们白天把车开到山沟里,用树枝遮盖起来,到了晚上再运送物资。一次任务中,运输线遭遇敌军袭击。同车的战友当场牺牲了,梁臣也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一只耳朵听不见了。为了继续留在战场上战斗,他没有向上级报告自己的伤情。战争结束后回国检查,他才知道受伤的那只耳朵耳膜穿孔了……

战争结束后,梁臣转业到承德水利局。一次偶然机会,他被借调到塞罕坝的一个小机械林场帮忙。当时的塞罕坝,满目是荒漠沙地,林场工作人员住的是地窖子(一种地窖),喝的是雪水,吃的是莜面饼子,肉类和蔬菜都很少见。尽管如此,梁臣后来还是主动放弃了原来舒适的工作环境,将工作关系调来了林场。

林场最初开始造林时,成活率很低。梁臣和其他工作人员顶风冒雪,忍饥受冻,对影响成活率的各个环节细致分析、反复试验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



图①:梁臣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工作时的留影。图②:梁玉宗服役期间学习驾驶汽车。

作者提供

进。1964年春,机械造林“战场”在马蹄坑摆开。全林场职工吃住山上,采用改革后的技术和苗木扶正措施,造林688亩,当年成活率在95%以上,创造了国内针叶树机械造林成功的先例。梁玉宗回忆,父亲每次说起这段,都豪情满怀、激动不已。

当时,司机不仅要会开车,还必须会修理。梁玉宗回忆,有一次,父亲出差途中,车辆发生故障。冬天气温很低,等把车修理好时,他手脚都冻僵了。到家后,母亲帮父亲用雪搓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

那时,道路状况十分复杂。夏天,路面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冬天冻得像镜面般光滑。每次梁臣开车外出运输物资,家人都提心吊胆,盼着他平安回来。

二

梁玉宗的母亲叫谭淑兰,年轻时在一家县级报社工作。她很喜欢读书,尤其喜爱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经

人介绍,她认识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梁臣。

那年,为了支持梁臣扎根塞罕坝,谭淑兰不顾家人反对,放弃报社工作,带着出生两个月的梁玉宗来到了林场。然而,年幼的梁玉宗很快就发烧了。林场人烟稀少、缺乏医药。梁臣心急如焚,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老中医,才治好了梁玉宗的病。

由于梁臣经常需要出差,家务琐事和教育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谭淑兰的身上。除了去林场的苗圃上班,谭淑兰还

在家里养了猪、鸡、鸭、兔子,每晚还要纺麻绳。梁玉宗晚上醒来,经常看见母亲还在忙碌。由于长期劳作,谭淑兰双腿长满了“筋疙瘩”,可她还是不愿离开工作岗位。“母亲和父亲一样,在工作上总是这么‘倔’。”梁玉宗说。

梁臣虽然工作忙,但从未忽视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有一次,梁玉宗跟着梁臣去种树,梁臣对他说:“树和人一样,幼苗时就要扶正,不能种歪了。”尽管家里并不富裕,梁臣还是会经常资助生活困难的职工。梁玉宗说,林场有一名职

工,妻子身患残疾,两个女儿嗷嗷待哺,家庭条件非常困难。父亲经常给他们送吃的和衣物。“他看见谁有困难,就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中学毕业后,梁玉宗参军入伍,像父亲一样,成了一名汽车兵。

在部队服役期间,梁玉宗经常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总劝导他,好好干,做个对部队有用的人。“我是在塞罕坝长大的孩子,艰苦朴素就是我们的作风。”梁玉宗训练认真刻苦,在一次比武中取得了好名次。梁臣在信中兴奋地说:“我儿争气!”每每回忆往事,梁玉宗都不禁感慨:“父亲不仅种活了大片树林,而且扶正了我这棵幼苗,让我慢慢长成一棵大树。”退伍后,梁玉宗回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工作,负责林场的汽车运输。

三

梁玉宗的儿子梁伟从小喜欢音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南大学。起初,梁伟并没有当兵的想法。梁臣去世后,给后代留下了“为国家作贡献,每一代都必须有人当兵”的遗嘱。后来,梁伟从父亲那里了解了更多爷爷和父辈们的故事,内心深受震动。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梁伟大学毕业后,放弃了薪酬较高的工作机会,报名参军。后来,他顺利提干,成为一名武警警官。

在部队里,梁伟发挥所长,组织了多场主题晚会、文艺汇演,受到官兵好评。他还在休息时进行音乐创作,创作了不少军旅歌曲。支队业余军乐队、合唱团的活动中,也有他的身影。

“我的根在塞罕坝,林场涵养了我们家的家风。”在某中队组织的一次以“好家风吹进军营”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上,梁伟分享了他家几代人当兵、建设塞罕坝的故事。他说,他会秉持这样的好家风,在军营这片沃土下扎根、茁壮成长,成为一棵挺拔的大树。

留言传温情

■李伟欣

表情变化。当张晓柯讲到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对中国未来的憧憬时,她的声音微微颤抖,眼眶泛红。

“晓柯,停一下。”杨守印打断张晓柯的演讲,“这里你的情绪很到位,语气还可以更坚定些。方志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坚守信仰,我们的眼神也应该传递出这种力量……”

张晓柯点点头,闭上眼睛调整状态。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明亮的眼睛里既有对先烈牺牲的痛惜,又有继承遗志的坚定。

第二天,张晓柯从容地走上了演讲台。她的声音清亮有力,回荡在安静的礼堂里。演讲结束时,礼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张晓柯向台下官兵敬了个军礼,目光穿过人群,与杨守印四目相对。她看到了丈夫眼中闪烁的喜悦和脸上自豪的笑容。

这些年,张晓柯和杨守印在各自岗位上坚守着。那年,张晓柯调到机关工作,面对陌生的环境,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无论加班到多晚,杨守印都会等她一起回家。出任务时,两人隔着人群匆匆对视,无需言语,一个眼神便传递了千言万语……在彼此的陪伴和鼓励下,张晓柯连续3年获评“服务基层先进个人”。杨守印多次牵头组织教学组训法集训、筹备参加系列演习,工作表现优异。去年底,夫妻俩双双荣立三等功。

前不久,张晓柯刚出院回家,身体还需要静养,没想到,杨守印也接着住院了。一天,杨守印向医生申请回趟家。赶回家后,他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帮张晓柯买好水果、补品……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返回医院前,杨守印将这句诗写在了客厅的留言板上,也将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和牵挂留了下来。

张晓柯看到后,眼眶湿润了。这块普通的留言板,承载着太多他们难以当面言说的情感。在各自忙碌的军旅生涯中,一块留言板,传递他们彼此心中的温情。

爱无言 暖如斯

■尹云杰

我从小对父亲就感觉存在着厚厚的隔膜。因为父亲是个有些沉默寡言的人,我与他的交流实在太少。

记忆中,父亲对我说过的话,最励志的就是那句“好好学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不善言辞的父亲没有强加给我任何成长的压力,我因此得以像山间的草木那样自由自在地生长。我对父亲基本的了解,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父亲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湖南贫寒农家,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在懵懂时期就失去了双亲,只上过两三年学,便去给地主家放牛,认识为数不多几个字。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军入伍。因勤奋踏实,他被领导选去当了通信员。退伍后,他成了一名地质队员,成天与轰鸣咆哮的钻机相伴,足迹遍布云南、浙江和江西的大山腹地。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我跟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屈指可数。前些年,父母每年会来我所在驻地住两三个月,但我每天早出晚归,难得有时间陪陪他们。近几年,父亲因腿脚不便,就再没来过。即使我俩坐在一起,也不知聊点啥,仿佛父子之间横亘着一条河流,彼此只能伫立遥望、相顾无言。

每次我给家里打电话,大多是母亲接。有时母亲强行让父亲跟我说几句话,他也只会老生常谈,说些诸如保重身体、好好工作之类的话。由于常年与钻机相伴,父亲的听力受到了损害,如今愈发严重,有时我几乎要高声叫喊,他才能听见。每当这时,我都会为父亲的衰老感到隐隐的心痛。

我高一那年,父亲所在的地质队进驻江西玉山县城郊的凤凰山。一直渴望父爱的我,竟头脑发热想着转学过去陪他,还自作主张给当时的江西省重点中学玉山一中的校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转学的请求。没承想,慈祥的校长竟然回了信,并出人意料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喜出望外的我终于来到了父亲的身边,可谁知不到半月,他就随队进山探矿去了,一走就是3个月。我在人生地不熟的玉山陷入“孤立无援”,每天起早贪黑来回十几里路去上学,放学一个人端着饭盒去食堂……学期快结束了,父亲终于回来了。我跟他提出了转学回老家的要求,他踌躇了半天,问我:“你原来的中学还要你吗?”幸亏我转学前成绩尚可,学校同意接收我这个“游子”。

这年6月末,我带着简单的行装踏上归途。父亲站在站台上送我,我回头望着他那穿着工服的身影越来越小,心底怎么也酝酿不出一丁点离愁,好像只有倦鸟还林的解脱。

记忆中,我只有幸见过一次父亲表露出喜悦和激动。2013年春节,眼看着父母年事已高,住在二哥哥,每天都

要爬楼梯,我便和妻子商量在老家县城买一处带电梯的房子给他们。签合同同时,有人问坐在茶几旁的父亲:“是您老人家买房吗?”我听到一个苍老却洪亮的声音:“我儿子买的,买给我们住!”话语里洋溢着幸福和自豪。我扭头仔细看去,看到了父亲那湿润的眼眶和眼底的欢喜,那抚摸着水杯的双手也在微微发抖。原来,父亲也会孩子般激动!我真想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这样激动的时候。当年他从信中得知我考上军校时,不是也出过同样的喜悦?

女儿中考前,我们父女间沟通越来越困难。我想帮她,又不知从何下手,内心常在“坚持”与“放手”之间纠结。我渐渐明白,当父亲可真是不易。

母亲从前老是批评父亲不管我们,做甩手掌柜。但如今想想,当年与我们相隔两地的父亲面对孩子爱莫能助的现实,心里该是多么的无奈。当年,我们兄弟三人都在上学,家里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父亲还要面对我们成长中的跌撞沟坎,该需要怎样刚强的身躯和顽强的意志呀!父爱于我而言,沉默无声,也给了我鲜活的生命、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我17岁离家,投身军营,经历过生活的磨砺,但从未经言放弃,更没有临阵脱逃。因为,从父亲那无声无息的爱中,我懂得了:哪怕一个人再弱小无力,也可以在生活的激流里逆水行舟、愈战愈勇。这些年,这份爱温暖如斯,一直伴随着我。

微风吹过紫藤花

■刘扬

说句心里话

上周,我翻阅手机相册,偶然看到一张翻拍的儿时照片。镜头下的我站在一片紫藤花下,接着母亲。那一瞬间,童年的记忆鲜活起来。

儿时,我们一家人住在部队家属院。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调去外地工作,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我和哥哥,相当不易。

家属院当时条件有限,热水要去水房打,而水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近1公里距离。那天,睡梦中的我迷迷糊糊地被母亲唤醒:“扬扬,快起床洗漱了,早餐在桌上,妈妈去打水,回来送你去上学。”我不情愿地起了床,洗漱完毕后慢吞吞地吃着母亲剥好的鸡蛋,倚在窗边发呆。

过了会儿,一道身影闯入我的视线——母亲左右手臂各挎2个水壶,肩上背着1个水壶,弓着腰一路小跑。长大后,每每回想起那个场景,我的心里还是很触动。

父亲不能经常在家,母亲的肩膀便化作一条扁担,一头挑着生计,一头挑着我们的童年。对此,母亲从未抱怨过。和邻居聊天时,总听她讲:“他在工作

忙,我得替他把家守好。”和父亲通话结束前,母亲总说:“家里一切都好,你好好工作。”多年来,母亲把温柔和爱给了我们,也给了父亲一个坚实的后方。

高考结束后,我选择报考军校。母亲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大胆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她的那双手,经过岁月的磨砺变得有些粗糙,却依旧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考上军校后,我到了寒暑假才能回家。毕业到部队后,原本计划休假的日期,也因工作繁忙一拖再拖。母亲得知我回家的时间要推迟时,总会尽力不让我听出她内心的失落。她说:“妈就在家等你,啥时候回来都好。”多年前,母亲是父亲安心服役的后盾,如今她又成了我扎根军营的坚强支撑。

上次休假回家,紫藤花开了。母亲早早在家门口等我。紫藤花穗垂下来,如同流动的瀑布,又似淡紫色的云霞。母亲站在紫藤花下仰头微笑,银发上沾满了细碎的花瓣。当我走近时,她习惯性地想接过行李,却被我顺势挽起手臂。我们像多年前在这片花海瀑布前合影那样,亲昵地依偎着对方,沉浸在温暖与美好之中。

微风吹过紫藤花,传来淡淡清香。我忽然懂了,原来爱与责任,是一场温暖的传承。

两情相悦



那天夜深了,联勤保障部队某基地的家属楼里,还有一扇窗户亮着灯。“再来一遍吧,我觉得结尾处的情感还可以再饱满些。”张晓柯站在客厅中央,深吸一口气调整状态。她穿着整齐的军装,仿佛真正站在了次日比赛现场。

杨守印走到挂在墙上的留言板前,用马克笔写下“比赛倒计时1天”。他的动作很认真,嘴角带着掩不住的笑意。

“你这是给我施加心理压力呀!”张晓柯笑着说。一周前,杨守印就开始在留言板上记录倒计时。两人平时工作都很忙,这块留言板上更多是用来记录需要去超市采购的蔬菜水果或者生活用品。

“这叫激励。”杨守印转身笑着说,“咱们继续。”

张晓柯清了清嗓子:“各位战友,今天我讲述的是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的故事……”她的声音时而激昂,时而低沉。杨守印站在一旁,目光专注地追随着妻子的每一个细微



家庭秀

小小的我
挺着胸脯
向着春天进发
爸爸弯下腰
跟在我的身后
像一座温柔的山

葡萄藤快要醒来
它在梦中轻轻数着
我和爸爸的脚步
一步,两步
走向夏天的绿荫
和秋天的果实

时光悄悄发芽
爸爸的微笑
是春天的风
轻轻托起
我的梦

鞅雪配文

定格

不久前,第80集团军某旅一级上士杨凯的家人来队探亲。图为杨凯休息时间教儿子走路。

晁旺沙摄